

世界名著口袋风行本

全译本



BEL-AMI 漂亮朋友

孙瑶译

[法] 莫泊桑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世界名著口袋风行本

漂亮朋友

Bel-Ami

[法] 莫泊桑 / 著

孙瑶 /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亮朋友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孙瑶译.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9

ISBN 7-5039-2237-0

I. 漂... II. ①莫... ②孙...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105 号

漂亮朋友

原 著	[法] 莫泊桑
译 者	孙 瑶
责任编辑	向 宏
封面设计	郝爽英
出 版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翠明文印中心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64
印 张	6.25
字 数	269 千字
印 数	1—10 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237-0/I · 1011
定 价	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第一章

乔治·杜洛瓦取出一枚一百苏^①的硬币，结清了饭钱，便走出餐馆。

他一表人材、气宇不凡，加上曾经当过士官的风度，故而昂首挺胸。他以军人的熟练动作捻了捻上髭，用帅哥儿们的那种目光，扫了一眼还没有用完餐的顾客。

女人们注视着他。其中有三个打工妹、一位音乐教师，还有两个跟丈夫在一起的有产阶级妇女，她们都是这家廉价餐馆的常客。

乔治走上人行道，站了一会儿，考虑着该去哪里。那天是五月二十八日，他口袋里所剩无几，得用这点儿钱维持到月底。也就是说要过上两天有一餐没一餐的日子。他心想：午饭只要二十二个苏，晚饭都要三十个苏，如果只吃午饭，他就能省下一法郎二十生丁，这点钱还够他吃上两次点心和喝两小杯啤酒，而喝啤酒是他晚间的乐趣，想着想着，他走上了洛雷特圣母院大街。

他仍如当年身穿轻骑兵军服时那样走路，挺着胸，两腿微微分开，仿佛刚刚从马背上下来；他目中无人地走在行人拥挤的马路上，粗暴地肩撞手推往前直冲，绝不含

① 二十分之一法郎相当于一个苏，即5生丁。

糊。一顶很陈旧的大礼帽歪戴在他的头上，脚后跟击打着石板路面。他那总挂着傲岸神气的脸上，一双挑衅似的眼睛睥睨着周围的一切乃至整个城市，俨然是一副降格成了老百姓的退伍军人的样儿，又委屈又潇洒。

他穿着一身低档西装，但仍显得相当有派头。他身材高大匀称，金色头发，略略泛红，两撇翘起的上髭贴在嘴唇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透着个小小的瞳孔，头顶中央天生卷发分开两边，那模样活像通俗小说里的坏蛋。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夜，热得令人窒息透不过气来。下水道从花岗石的缝隙里喷出恶臭；厨房里散发出的残羹剩饭的馥味从低矮的窗口喷洒到马路上来。

只穿着衬衣的看门人，嘴里叼着烟斗，坐在大门口的麦秸椅子上。行人们光着脑袋，手里拿着帽子，拖着疲惫的步子走着。

乔治·杜洛瓦走上林荫大道后停了下来，对究竟该做什么还拿不定主意。他现在想到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林园的林荫道的树木下去呼吸新鲜空气，心底里还莫名奇妙地冒出一种欲望，那就是遇上什么意外的风流艳事。

这种艳事将会以何种形式出现？他不知道，也说不清楚，然而三个月来，他白天黑夜都在等待着它。虽说有几次，这里那里也偷过香窃过玉，可他总还是期望得到更多和更好的。

他囊中羞涩，却欲火炽烈。在街头巷尾遇上拉客的女人低声对他说：“漂亮的小伙子，上我家去好吗？”他便浑身燥热，可他却不敢相随，因为身无分文，还因为他等待着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稍有情趣的拥抱和接吻。

漂亮朋友

世界名著口袋风行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可他却喜欢到妓女麋集的地方去，喜欢那里的舞场、咖啡馆和街道，他喜欢和她们亲昵一番，嗅嗅她们身上那股浓烈的香水味，喜欢在她们身边的那种感觉，因为她们毕竟是女人，能给男人快活的女人。他绝不像富家子弟那样瞧不起她们。

他混在被暑热烤得精疲力尽的人流里向玛德莱娜教堂走去。所有大咖啡馆人满为患，客人被挤到了人行道上，坐在那些或圆或方的小桌子旁，一只只玻璃杯里盛着色彩各异的饮料；透明的大冰块在大肚瓶里闪烁，冰镇着清澈晶莹的凉水。

停下脚步，痛快喝杯冰镇水的欲念更使他喉咙发干。

又热又渴，夏夜的干渴快要让他忍受不了，他想像着清凉饮料流进嘴里的美妙感觉，但只要他今晚喝上两小杯啤酒，那么明天那顿粗糙的晚餐便无着落，月底忍饥挨饿的难受的滋味他可是深有体会的。

他心想：“我得再熬两个钟头，才能到‘美洲人咖啡馆’喝我的啤酒。见鬼，我真渴得够呛！”他边想边望着那些豪饮的人，那些能尽兴买醉的人。然而走过那些咖啡馆前的时候，他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硬充好汉，其实他对这些悠闲自得的人愈来愈恼怒。搜一下他们的口袋，定能找到金的、银的和铜的钱币，平均每人至少有两个路易^①，一个咖啡馆里足有一百来号人，两个路易乘一百就是四千法郎！他表面上悠哉游哉地摇晃着身子，心底

① 一个路易等于 20 法郎。

里却在暗暗骂着：“一群蠢猪！”他们中有任何一个要是在街角暗处叫他抓住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扭断他的脖子，就像他在部队搞军事演习时对付那些乡下人的鸡鸭那样。

他回想起在非洲度过的那些岁月，他在南方的小哨所里绑票阿拉伯人的情形。他想起有一次溜出兵营，杀死了三个乌莱德·阿拉纳部族的男人，他和同伙一哄而上抢了九只母鸡、两头羊和一些金子，还做了一些快乐消魂的事……想到这些，他的嘴角掠过一丝残忍而得意的微笑。

杀人越货者是谁，始终没有找到，况且也没有好好追究过，因为阿拉伯人本来就有点被看作是士兵们的猎物。

4 在巴黎，事情就不大相同了。你想腰挂马刀、手握左轮，肆无忌惮地去偷去抢，尔后逍遥法外吗？不可能。他发现自己内心深处还潜藏着一种本能，那就是驻扎在被征服国家的士官不受约束的优越感。他确实留恋沙漠里的这两年生活。悔不该离开那里啊！这不，他本指望回来后能生活得好一些。可现在！……唉。

他把舌头在口里转了转，企望用少得可怜的唾液润湿一下上下腭的干燥。

疲乏无力的人们在他的四周缓缓流动，他心里一直在骂：“一群畜生！这些蠢货的背心口袋里都装着铜子儿呢。”他吹着口哨，吹出欢快的调调，不断故意用肩膀撞那些行人。被撞的男人女人都咕哝着回过头来，骂道：“瞧这副德性！”

走过滑稽歌舞剧院，他在“美洲人咖啡馆”对面停了

下来，喝还是不喝他那杯啤酒，他拿不定主意。在作决定之前，他看了看竖在街心的那只大钟。时间是九点一刻。他了解自己，只要斟满啤酒的玻璃杯放到他面前，他马上会一口气喝干。从此时到十一点钟这段时间让他干什么好呢？

他边走边对自己说：“我一直走到玛德莱娜教堂，然后再慢慢走回来。”

就在他走到歌剧院广场拐角的时候，一个胖乎乎的年轻人和他擦肩而过，他突然间记起这张面孔，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他跟在那年轻人身后，心里反复嘀咕着：“我在什么鬼地方见过那家伙呢？”

无论他怎样苦苦思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突然，记忆上的一种奇特现象使这个人一下子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他穿着轻骑兵制服，不过没有这么胖，比现在年轻。他高声叫了出来：“啊，福雷斯蒂埃！”说着，他迈开大步，上去拍了拍那行人的肩膀，那人转过身来，看了看他，满脸惊诧地说：“有事吗，先生？”

杜洛瓦笑了起来：“你认不出我了？”

“认不出来。”

“乔治·杜洛瓦，第六轻骑兵团的。”

福雷斯蒂埃伸出双手紧紧抓住他喊道：“哎呀！哥们儿！你好吗？”

“很好，你呢？”

“哎！不怎么好，我的一只肺现在简直烂成了纸浆，是在回巴黎那年得了气管炎，一年里要咳上好几个月，这

种情况已经有四年了。”

“是吗！可你看样子还挺棒的呢。”

福雷斯蒂埃摇摇脑袋挽起老伙计的胳膊，向他讲述自己的病痛和求诊经过，告诉他医生们的诊断和劝诫。医生要他到南方去过冬，可他办得到吗？他结了婚，又是个新闻记者，境遇正佳。

“我在《法兰西生活报》主持政治专栏，为《救世报》采访参议院的消息，有时还给《星球报》的文学专栏写点文章。就这样，我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一直在望着他的杜洛瓦感到惊讶。是变了，他变得成熟多了。有风度，举止端庄，衣着稳重得体，充满自信，还有个酒足饭饱者的肚皮。而从前的他却不是这个样子，身子骨单薄，丢三落四，爱惹是生非，吵吵闹闹，总那么精力充沛。巴黎三年便使他脱胎换骨，发胖了，神态也严肃了，虽说他还不到27岁，鬓角上却已添了几根白发。

福雷斯蒂埃问：“你上哪儿去？”

杜洛瓦答道：“哪儿都不去，随意走走，然后回去。”

“这样吧，你先陪我去报社，我看完几张校样，然后我们一起去喝杯啤酒，怎么样？”

“好，我跟你去。”

说毕，他们挎起胳膊朝前走去。显露出那种在老同学或老战友之间才有的无拘无束的亲密劲儿。

“在巴黎你干什么差使？”老战友问。

“没事儿干，我都快饿死了，服役期一满，我就想到

漂亮朋友

世界名著口袋风行本

这里来，想……想发点儿财，或者不如说想生活在巴黎，我进北方铁路局当职员已经半年了，一年才一千五百法郎，就这么点儿。”杜洛瓦耸耸肩。

“天晓得，这可不是个肥差。”福雷斯蒂埃低语道。

“是啊。可我咋办？我孤身一人，谁都不认识，没人可以引荐啊。我并非不想，实在是没有门路！”

福雷斯蒂埃从头到脚打量了老战友一番，好像那种讲究实际的人在判断事物的优劣，然后用确信不疑的口吻说：“兄弟，这里的一切就看你有没有胆量。一个通权达变的人当部长比当科长还容易呢。要强加于人，而不是乞求于人。你怎么不去找个比铁路局职员好一点的位子干干？”

杜洛瓦答道：“我不是没有找过，就是找不到一个好点的位子。不过眼下还有点指望，佩尔兰驯马场要我去当骑术教练，一年至少有三千法郎的收入。”

“别干那号傻事了，哪怕让你赚一万法郎，也不能干，那等于是断送自己的前途。在铁路局里至少不抛头露面，没人认识你，你要有本事，可以脱颖而出，另求发展。一当上骑术教练，可就没戏了。这就像让你在一家餐馆里当领班一样。你只要给上流社会的人或者他们的子弟上过骑术课，他们就再也不可能把你看作和他们平等的人了。”

福雷斯蒂埃停下来，默思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你通过业士会考没有？”

“考过两次都没通过。”杜洛瓦一脸无奈。

“这不要紧，反正你念完了中学。要是有人谈起西塞罗^①或提比略^②你还知道个大概吧？”

“差不多。”

“任何人都只知道个大概，除了那些愚不可及的蠢才。要让别人觉得你学识渊博是不难的，行。问题的关键是别让人当场抓住你的无知。你要耍手段，避开困难，绕过障碍，借助字典难倒别人。其实，凡人全都笨得像鹅，无知得像一头羊。”

8 他说起话来俨然是一个了解生活、胜券在握的男子汉，笑容可掬地望着过往的人群。然而，此时他突然咳嗽起来，不得不停下等待这阵呛咳过去，然后用泄了气的语调说：“这个咳嗽的毛病就是不好，真烦人？现在还是大热天呢。没法子，今年冬天我准备去芒通^③疗养，暂时只得丢下一切，身体健康最要紧。”

老战友肩并肩来到普瓦尼埃尔大街的一扇大玻璃门前面，玻璃后面有一张两面张贴的报纸。有人站在那里看报。

玻璃门上方排列着用煤气火焰组成的大字：《法兰西生活报》，仿佛一种召唤。路过的人们经过，突然走进这明晃晃的大字放射出来的亮光里，顿时暴露无遗，像在大白天一样清晰可见，然后当即又回到了黑暗之中。

“进来吧。”福雷斯蒂埃推开那扇门说，杜洛瓦跟着走

①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雄辩家。

② 提比略（前42—37）：古罗马第二代皇帝。

③ 芒通：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小镇，温泉疗养地。

进去，登上一个豪华而又肮脏的楼梯，来到前厅；厅里两名小办事员向福雷斯蒂埃躬身敬礼，接着，他们来到一间候见室的房里，里面积满尘土，脏得不堪入目，挂在那里的绿色假丝绒壁挂已褪色泛黄，污迹斑斑，千疮百孔，像被老鼠啃过似的。

“你坐会儿，”福雷斯蒂埃说，“我去去就回来。”他从这个房间三扇门中的一扇走了出去。房间里散发出一股难言的、特别的、只有编辑部里才闻得到的怪味。乔治有点胆怯，尤其感到惊讶，呆在那里不敢随意走动。他面前不时有人穿进穿出，从一扇门进，又从另一扇门出，快得使他都来不及看清楚他们的相貌。

出出进进的那些人看样子正忙得不可开交，随着奔跑带起的风抖动他们手中拿着的报纸：那些排字工，穿着沾满油墨的布罩衫里露出雪白的衬衫领子和像上流人士穿的那种呢料裤子；他们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卷卷刚印出来、油墨未干的校样。后来进来一位身材矮小的绅士，穿着腰身太瘦的大礼服，一条裤脚狭小的黑色西裤，脚下蹬着光头皮鞋。这是专门从事采访社交界的记者，带来了当晚的传闻。

还来了一些人，他们一脸正经、神气活现的样子，头上戴着平边大礼帽，装出一副超凡出众的模样。

福雷斯蒂埃挽着一个瘦高个男人的胳膊出来了。此人年约三四十岁，黑礼服，白领带，深褐色头发，上髭的两只角捻得尖尖的，一副不可一世和洋洋自得的神气。

福雷斯蒂埃对他说：“再见，亲爱的大师。”

那个人握了握他的手：“再见，亲爱的。”说着，把手

杖夹在胳膊下面，吹着口哨，下楼去了。

“他是谁？”杜洛瓦问道。

“他是著名的专栏作家和决斗专家，雅克·里瓦尔。他刚刚校完他的文章清样。他和加兰、蒙泰尔是当今巴黎三个最有才华的时事评论专栏作家。他每周给我们写两篇稿子，一年能赚三万法郎。”

他们正要走出房间，迎面过来一个长头发的矮胖子，一副脏兮兮的样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

福雷斯蒂埃向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回头对杜洛瓦说：“他是诺尔贝·德·瓦莱纳，诗人，《死去的太阳们》的作者，也是个拿高稿酬的人。他给我们写的短篇小说每篇要三百法郎。我们到‘那不勒斯人咖啡馆’去吧，我都快渴死了。”

10

“两杯啤酒！”在咖啡馆刚找到张桌子坐下，福雷斯蒂埃就喊起来。侍者送过来两杯啤酒，他接过一杯一口气干了，而杜洛瓦却小口小口地慢慢啜饮着，品味回味，仿佛在喝什么罕见的珍贵饮料。

坐在对面的福雷斯蒂埃忽然沉默不语，好像在考虑什么问题；过了一阵才说：“你干吗不试试搞新闻业呢？”

杜洛瓦感到意外，疑惑地望了望他，然后说：“可是……因为……我从来没写过什么东西啊！”

“试试看，从头来嘛。我可以派你去给我打听消息，活动活动，采访采访。开始时，你每月可以得二百五十法郎，外加车马费。你要是愿意，我就去对经理讲。”

“我当然很愿意。”

“那么，明天你到我家吃晚饭，我只请五六个人，瓦

漂亮朋友

世界名著口袋风行本

尔特老板和他的妻子，还有你刚才看到的雅克·里瓦尔和诺尔贝·德·瓦莱纳，外加内子的一个女朋友。就这样定了，行吗？”

犹豫不决的杜洛瓦红着脸，不知所措。最后他嗫嚅道：“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衣服。”

福雷斯蒂埃愣住了，“真见鬼！你没有礼服？这是必不可少的，俗话说，在巴黎宁可不要床也得有套礼服。”

说着老战友掏出一小把金币，拿起两枚路易放在乔治面前，真诚而亲切地说：“这钱随你什么时候还我，先拿去买一套像样的衣服；总之，好好安排一下，明天晚上七点半来我家吃饭，地址是枫丹路十七号。”

杜洛瓦有点不好意思，他一面收起钱，一面讷讷地说：“你真够哥儿们，太谢谢你了……”

老战友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客气。再来一杯如何？”于是他又叫道，“伙计，来两杯啤酒！”

喝完之后，福雷斯蒂埃问道：“随便去溜达溜达，怎么样？”

“当然好啊！”

他们重又朝玛德莱娜教堂走去。

“现在我们去干什么好呢？”新闻记者问道，“人们常说，在巴黎有许多可逛的地方，这话其实不然。像我，我晚上想出来逛逛，可就不知道该上哪里去。去林子里走走吧，非得有个女人陪着才过瘾，而女人也不是唾手可得的；歌舞厅那种地方，我却乐不起来。真不知干什么好！这里应该修一座避暑游乐公园，通宵开放，游客们可以坐

在树下，啜着清凉饮料，欣赏着美妙的音乐。这个公园不该是个娱乐场所，而应是一个供人闲逛的地方；门票可以卖得贵一些，这样更能吸引那些名媛淑女。游客漫步在幽静而明亮的小径上，随时可以坐下来怡然自得地听听音乐。过去有的公园也办过类似的玩意儿，但总有点低级舞场的味儿，范围太小，树荫不够，幽暗处不多。应该建一座很美很大的花园，那就妙不可言了。现在你想上哪儿去？”

感到很为难的杜洛瓦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说：“我还没有去过‘疯狂的牧羊女’，去那儿转一转倒不错。”

老战友嚷嚷道：“‘疯狂的牧羊女’？见鬼，那里面像个烤炉，我们去了定会被烤糊的。不过，也好，那毕竟是个很浪漫的地方。”

说着，他们转身朝蒙马特尔城郊走去。

灯火通明的游乐场的门庭前，一排出租马车等待着出场的人。

新闻记者往里面走，杜洛瓦拦住他说：“我们还没买票呢。”

那一个神气活现地说：“有我在，还用买票？”

在检票口，三个检票员一齐向他敬礼。

记者问道：“有上等包厢吗？”

“当然有啰，福雷斯蒂埃先生。”

他接过递上来的包厢票，推开包着软垫的大门，两人直往里走。

大厅里烟雾缭绕，使舞台和剧场的另一端变得有点朦

胧。雪茄和卷烟燃出的白烟丝丝缕缕，形成一片淡淡的雾气不停地升起，在天花板底下越积越多；在枝形吊灯发出的灯光照射下，形成一片烟云滚滚的天空。

在通往散步回廊的入口处过道上，浓妆艳抹的卖笑女郎转来转去，混在一些男人中间；三个柜台中，有一个柜台前面，一群女人在等候来客。柜台上高高坐着三个涂脂抹粉的老女子，她们既卖饮料也卖情色。

几面大镜子立在那里照映出她们的脊背和过往客人的脸。福雷斯蒂埃分开人群，像一个很了不得的人物，快步走去。一名负责引座的女招待领着他俩走进十七号包厢。

这是一间用木板隔成的无顶小屋，板壁上蒙着红色壁毯，里面有四张同是红色的椅子，两个朋友坐了下来。在他们的左右两面，顺着弯弯的弧线一直通往舞台两侧，尽

13

是些这样的包厢，里面也都坐着人，只能看到他们的头和胸部。

三个穿紧身衣的年轻男子，一个高，一个矮，一个不高不矮，正在舞台上轮流表演空中杂技。

头个表演的是那个高个子，他快速小步跑到台前，面带微笑，向观众挥手致意，仿佛是在飞吻。

他穿着紧身衣裤，手臂和腿部都显出强壮的肌肉；他挺胸收腹，以便藏起过分凸出的肚子；他的头顶中央分开一条笔直的头缝，把头发分成两半，使他的模样显得十分滑稽。他动作优美地纵身一跳，两手攀住吊杠，悬在空中，像车轮般旋转；或者双臂伸直，只靠腕力抓住固定的杠杆，使身体保持纹丝不动，水平躺在空中。

随后，他跳到地上，再次向热烈鼓掌的观众微笑致

意；接着走到后台边紧挨布景站好。他每走一步都要显露出他那有力的腿部肌肉。

中等个儿第二个上场，他身材稍矮，但比较粗壮；他重复了前者表演的动作；接着第三个在观众的掌声中也同样做了一遍。

乔治却不怎么看台上的表演，他不断回眸去看大回廊里的男人和妓女。

14 不一会儿，福雷斯蒂埃对他说：“你注意正厅前座的那些蠢货，都是带着妻儿来开眼界的小市民。坐在包厢里的，则是些社会名流、艺术家和有几分姿色的粉头。在我们背后的是巴黎社会的大杂烩。你知道那是些什么人？三教九流、百行百业和各种等级的人都有，但大多数是些浪荡子。有银行、商店的职员，有记者，有拉皮条的，有穿便服的军官，有装模作样的纨绔子弟。至于这里的女人，全是一路货，都是只值一两个路易的贱婊子。她们要是碰上外乡人，就有可能诈到五个路易。闲着的时候她们就通知自己的老嫖客。她们全都是人们在十年前就领教过的老相识，一年到头，每晚都出现在老地方，除了去作健康检查的日子！”

老战友已经不在听他的高谈阔论了，因为他发现那些女人中有一个把胳膊肘支在他们的包厢上，正望着他。那女子棕色头发，身躯肥胖，皮肤上涂了一层厚厚的雪花膏，眼线用铅笔描得长长的，一对乌黑的眼珠框在又粗又浓的假眉下面。她那一对过分丰硕的乳房被深色绸质连衣裙紧紧地绷着；涂得通红的嘴唇像一道伤口，给她带来某种热烈的和令人不堪忍受的兽性，但却又颇能撩人情